

诸暨市店口镇乡贤文化研究会主编丛书

布谷
著

维新潮英

——
近代诗人蒋智由事辑

浙江古籍出版社

序 言

记得有个学者曾经说过，看似漫不经心的趣味阅读，往往能在浩瀚如烟的文字中发现并挖掘出闪光的金子。布谷正是这样一位阅读者，他广泛的阅读，让我们见识到阅读的风致，并给我们带来了《维新潮英——近代诗人蒋智由事辑》，一部文学性、学术性、史料性兼具的文史随笔集。

蒋智由（1865—1929），出生于诸暨市店口镇朱家站浒山村，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少年早慧，就读杭州紫阳书院，接受并传播新学以及维新变法的精英思想，奋立潮头，以诗言志，诗名远播，并与夏曾佑（穗卿）、黄公度（遵宪）一起被梁启超先生是为“诗界三杰”。1902年年底，蒋智由流亡日本横滨，协助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并主编过《浙江潮》，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与梁启超等一起组织“政闻社”，宣扬君主立宪。同时，撰写了大量政治、文学、历史、民俗、神话等方面的著作。

由于历史原因，关于蒋智由的资料和著述，十分珍罕，大都散落于浩渺的历史尘烟中。布谷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埋首于故纸堆，以宽广的视野，将阅读视线投向蒋智由生前

的友人故交，如蔡元培、夏曾佑、章太炎、汪康年、鲁迅、宋教仁、马叙伦、钱玄同……这些人物均为时代精英，由此也可折射出蒋智由在那个时代的地位与影响力。布谷在精英们的文字中爬梳勾稽，以一个阅读者的目光，打捞沉淀于历史深处的“碎金”。《维新潮英——近代诗人蒋智由事辑》中的资料是丰富的，且十分珍贵，尤其日本学人内藤湖南当年与蒋智由的访谈记录，还有蒋在上海创办《选报》时的情况，以及蒋智由当年在天津育才馆任汉文教席的行状，蒋智由与女弟子吕美荪的诗文交集……

布谷的叙述巧妙并智性，避免了大而无当和高头大章，从细微处切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深入浅出，以大量的原始史料以及个性事件为线索，通过其不同时期的人物交游、人生轨迹等片断，或一个点或一个时段或一个横截面，让史料说话，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亲切感与真实感……作者给我们还原了百年前蒋智由在历史转折时期的舞台上真实的行状与事迹，描述了蒋智由的个性与人生，精神和学术成就，还有更为珍稀的纯粹与赤诚之心。平实文字背后，波澜起伏风生水起。本书基本勾勒出了蒋智由的面貌，一个颇为丰满、真实可信的蒋智由穿过深重的历史尘烟，出现在我们面前。

其实，就目前而言，对蒋智由的研究与发掘，明显不足，尤其蒋智由留下的大量著作，至今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处于零散状态，甚至还有被湮灭的危险。蒋智由在历史上的地位尚未得到应有的确认与重视，这与他生前产生的影响与作出的贡献极不相称。目前对蒋智由的研究，更多只是停留在诗人、文学家的层面，这是远远不够的。蒋智由不仅是文学家、诗人，也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其成就卓然而立于国内学术之林，传世著作有《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中国人种考》《居东集》等，均具有发先声的意义，被学界是为中国神话学的开创者和中国人种学的奠基者。就此而言，布谷先生的《维新潮英——近代诗人蒋智由事辑》，让我们看到了蒋智由研究的微光。这虽然不是一部完整的传记，却是厘清了蒋智由一生的基本脉络与走向，并还原了重要历史节点的本来面目与精英思想，不乏启示与抢救的意义。

蒋智由出生地诸暨市店口镇，位于诸暨市北部，这是一方历史的沃土，人杰地灵，物产丰美，人文积淀深厚，千百年来，在风云际会的历史进程中，店口曾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不少是带着人文精神的优秀学人，他们穿行在历史尘烟中，在重要历史时期的舞台上留下了不灭

的身影，甚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历史与人文思想的发展进程。如屠倬、蒋毓英、蒋智由、蒋尊簋、宣侠父、蒋瑞藻、陈天池、陈兼然、冯文彬以及南社中的店口陈氏六兄弟……灼灼闪亮的乡贤名字还可以长长地开列下去，他们的身上，流淌着家乡的血脉，是店口这块丰饶的土地滋养而哺育了他们。同时，他们也为店口这方土地，增添了浓重的历史色彩与人文碑记，泽及后人。蒋智由是店口乡贤中一位杰出而典型的代表。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现实与未来，离不开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命脉，耕读传家的乡贤文化，以及沉淀于故乡泥土中的繁华与苍凉，斯文与秉持，这是我们的底子，是我们的老底子。时间可以远去，沧海可以变成桑田，老底子是亘古不朽的精神存在。斯文在兹！

是为序！

蒋建东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于杭州

（序作者为浙江省文联原书记，现为浙江省文化产业学会会长、浙江省蒋氏宗亲会顾问）

目录

蒋智由的名、字、号·····	1
内藤湖南访谈蒋智由·····	5
对此便思焚笔砚——夏曾佑诗词中的蒋智由·····	17
夏曾佑、蒋智由交游日记·····	28
夏曾佑书信中的蒋智由·····	50
蒋智由与《选报》·····	56
蒋智由写给汪康年的六封信·····	69
马叙伦与蒋智由本事小证·····	85
宋恕与蒋智由·····	89
鲁迅与蒋智由·····	96
梁启超、蒋智由往还书札编年小辑·····	102
蒋智由的三首吊唁诗·····	155

梁启超诗话蒋智由·····	160
钱玄同日记中的蒋智由·····	165
蔡元培与蒋智由交游纪略·····	173
高天梅与蒋智由的诗·····	182
蒋智由与《清议报》·····	187
章太炎写给蒋智由的一封信·····	211
宋教仁日记中的蒋智由·····	219
传经知出蒋翁门——蒋智由与弟子吕美荪事迹小考··	225
汪辟疆论诗人蒋智由·····	233
附:蒋观云先生小传·····	章乃羹 238

蒋智由的名、字、号

萧山孔郁祥《诸暨硃卷名录补遗》一文，载《越读》2016年春卷，对诸暨名人的字、号疏证有据。其中有“蒋国亮硃卷”，写到蒋智由的名号，曰：“科名：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顺天乡试……简介：蒋国亮，改名智由，字观云，号新皆。”此应是蒋智由最早的名号。

梁启超曾有“艺林谈柄”一则，记入《饮冰室诗话》第四十六则中。说的是蒋智由另一个号，谓“因明子”，是这样写的：“余自去年始获以文字因缘交蒋观云。往在美洲，见《清议报·文苑》有题‘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顾以为夏穗卿作，盖其理想魄力，无一不肖穗卿也。尔后屡读因明诗，而认为穗卿之心益横亘胸中。在澳洲作《广诗中八贤歌》，首颂因明，而下注穗卿。及东还，始知其误，改正之。

故歌中竟阙穗卿也。于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热。此吾腔子里一段历史，亦可为艺林增一谈柄也。”这里“蒋冠夏戴”，夏穗卿即夏曾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夏曾佑集》中，编有“日记中常见人物名号异称一览”，在“蒋智由”条下注有蒋智由的字、号、笔名，有六个之多：信斋、星侪、性斋、知游、愿云、知游，也说明夏曾佑与蒋智由的交往甚为紧密。蒋智由另有一个号也是常用的，在夏曾佑日记中也常出现，未被《夏曾佑集》编撰者检出，即“新皆”。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当年曾在天津访谈蒋智由，其情形被录入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中，其中有被访者“蒋国亮”小注：“蒋国亮，字新皆，浙江诸暨人，举人，现为育才馆汉文教习。”

1993年版《诸暨县志》之“蒋智由传略”，其中列有其名、号等：“蒋智由……字观云、星侪、心斋，旧名国亮，别号因明子。”

《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之“诸暨社会现象”篇中有载：“蒋观云，名国亮，字信侪，更名智由，观云，其别号也。”

蔡元培先生在日记中，称蒋智由为惺斋，或许是“性

斋”“信斋”“心斋”之衍。

蔡元培在190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看惺斋为李少垣乞致书日本游学生，少垣拟往日本学堂□案内也。惺斋示其子伯器函，言日本人于我国有三主义：一外交主义，面谄而阴掺之，如东亚同文会诸人是也。一□□主义，见我国人则狎侮之。一社会主义，实心保全，然人数不多。惺斋又言：同文会诸人在我国者，佯与会党联络，而探其阴谋，以告会长，会长以告我国大员，为备以索酬，其事已屡暴矣。伯器言，我国号为新党者，多为外交主义所蒙。噫，人不自立，欲有所倚傍，难矣哉！”

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之“巡游译书处”一节中有载：“从广智书局出来，真想回老家了，忽遇蒋观云先生（蒋先生名智由，号心栽，观云，其笔名也）。”

陈佩章《远去归来的昨天》中有“道人物风骨”篇，其中列“蒋智由”条，载：“蒋智由（1865—1929），近代文学家、诗人。字观云、星侪、心斋，旧名国亮，别号因明子，诸暨紫东乡浒山村人。”

综上，除本名“蒋国亮”以及更名之“蒋智由”外，蒋智由的字、号以及笔名，互有混淆。字与号是有区别的，古时，

直呼其名似为不尊，故讳，便衍生出了字，直呼其字则可，字一般也是父母给的。而号则与名、字无关，多是本人按喜好而得之，似今人的笔名。有的人喜欢给自己取笔名，多者竟有十多个甚至几十个。至于蒋智由的字与号，还有待方家厘清辨正。

内藤湖南访谈蒋智由

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访谈蒋智由先生时在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10月初，是在天津的一家报馆里。

这是内藤湖南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到中国考察。他于1899年9月5日离开日本，自神户出发，乘日本邮船“仙台丸”，经濑户内海、济州岛，一径水路，在山东烟台登岸，稍事逗留后，转道来到天津。

在天津《国闻报》馆，内藤湖南访问了该报记者方若（号药雨），了解天津风土人情以及人文地理等，并提出欲采访当地名流的想法。方若当即向内藤湖南提供了在天津颇有名望的六位人士名单。内藤湖南将名单记在了当天的日记中，后记入《燕山楚水》一书中，以为“皆精通时务者也”。他们分别是：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现为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也。

王修植，字菀生，浙江定海人，现为北洋候补道，大学堂总办也。

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现为大学堂西文教习，此人算学为清国名家也。

蒋国亮，字新皆，浙江诸暨人，举人，现为育才馆汉文教习。

温宗尧，字钦甫，广东香山人，现为海关道翻译员。

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现为旗兵学堂德文教习。

其中诸暨蒋国亮，即蒋智由。据1993年出版的《诸暨县志》载，蒋智由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廪贡生应京兆乡试举人，后以经济特科授山东曲阜知县，但因响应康梁维新变法未赴任”。后来，蒋智由便转道来到天津，就任育才馆教习，传授新学。天津育才馆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创办的新式学堂，夏曾佑受聘任育才馆总办。当时，育才招募天下英才于一馆，在海内外颇有影响。

因日程安排紧凑，内藤湖南原本想要将六位才俊召在一起晤谈，“因欲集之一堂而会晤”，节省时间，又可以谈笑风生。这一想法却遭到否决，被认为与中国国情不符。内藤湖南在《燕山楚水》中对此有述：“然《国闻报》西村氏告以中国人之习气，官有上下，会之一堂将有不便，故先招严、王两人。”

与严复、王修植两位晤谈完后，内藤湖南于9月17日即离开天津，赴北京游历，后又返回天津。回到天津已是10月初了，即于10月4日晚与陈锦涛、蒋智由会晤。地点是在《国闻报》报馆里，以笔谈方式进行，“照例以笔代舌”。内藤湖南在日记中有记：“天津出发前夜即十月四日，接受陈锦涛、蒋国亮二氏来访。陈年龄二十八，蒋三十三，闻皆为少壮有为之才，其慧敏之气，于相貌可观。”

会晤笔谈记录于内藤湖南《燕山楚水》一书中。

先是内藤湖南客套式的开头：

余来天津，先向方君药雨打听识时务之士，方君告以二氏，今夕辱临，真乃望外之喜。

蒋智由在客套后，即向内藤湖南请教救国方略：

不敢当，前见报上，知先生来此，甚欲一睹风采，今得瞻仰，并聆听大教。方兄今日有事，不能同来，嘱余问候。我同洲之士以一片热心，望我中国复兴，君今日来游，略识中国情形，今日救国有何方法？应从何处下手？请教请教。

内藤湖南不愧为精研汉学的专家，对中国国情甚是清楚，似乎点到要津：

予窃思贵国积弊，非自本朝而始，远则根于商君变井田开阡陌，近则科举取才，有美名而无实功，加之郡县之制，牧民之官不以生民休戚为念。今之时，其或大变之时乎？谈何容易？要之，成事在诸君子也。

接着蒋智由问及内藤湖南这次北京之行，有何见闻与感观。内藤湖南的回答直接，不掩饰：

贵国京中人士，不喜见外国人，淹留十余日，无缘得一

士相语，但观北方长城，吊前明陵寝，游览京郊诸寺观耳。见州县到处摧残已甚，虽一日明主贤相，风云际会，然贵国宿弊，决非一举手一投足所能治也。若豪杰之士不待文王，接踵而起，庶几乎救斯民于涂炭！据闻满洲地力尚未尽，然其大川大抵北流，是其地为俄国之便，非利于贵国。

内藤湖南接着提出了国都的问题，也是在游历北京后的见闻：

余观京地，若其规模，则居然乎大国首都也，若得缮治之宜，其壮观比之泰西诸国首都亦不必相让。但窃观其郊野，地力已尽，既有真王者出，亦必不复以此地为都。二君以为如何？

蒋智由似乎也曾考虑过国都一事，回答颇有见地，并非一时所议，当然，囿于时势，也是个人之见：

中国再有兴王，必不复以燕京为都，但或谓燕京之做首都，已将近千年，王气已尽者，此乃无稽之谈。唯据形势

而论，水陆均有不便。北海重镇，必在旅顺（此当为东方彼得堡，昔俄皇彼得于彼得堡建立新都，若开窗而望西海，今得旅顺，如开窗而望东海）。天津有冻河之期，此乃水道之不便，若陆路，则蒙古口外来货及山西矿产等，当直接运入汉口，而津镇铁路又分陆路之道，北京势偏一隅，如围棋落角，其形势甚不可取。北京建都，气运当与清俱尽，清政府亡，北京亦从此作废，君见甚是，佩服佩服。

接着谈到政党，涉及保守与激进。内藤湖南说：

敝邦现状，无真正之保守党，邦人长于进，而短于守，是在敝邦则为深患，犹如贵邦之以保守人多为深患也。

尚是客观。

蒋智由询问日本政党的现状：

贵国大隈党人所占比例几何？贵国以何党为最多？

内藤湖南据实答道：